

武斷爾

搜遺

澤城文史資料

賈司馬三壯登朝以清鯁負海內重望而天性

孝友不慕榮利三父請假養親時封翁健在每日素

叔履修游林泉有終焉之志一時士大夫皆以泰山

喬岳目之最盛家拜兵部右侍郎朝廷方將以

希處之乃以微疾遽歸道山聞

即生時多異徵然言不雅馴比卒邑人又以爲仙去

明嘉隆時縣境安謐吾鄉人士好尚風雅尤屬名



第三輯

政協澤城文史委員會

峰城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枣庄市峰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4月

7c 34/21

封面题字：褚衍举
封面设计：石朝俊
封面篆刻：张人山
编 审：孙景富
 巨 挺
责任编辑：贺安华

峰城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枣庄市峰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邮编：277300）

枣庄市印刷厂印刷

1991年4月印刷 印数1—2000册

枣内准印（91）024号

目 录

我的一生

——张捷三同志回忆录（上）

……………董鼎文整理（1）

刘亦夫同志回忆录（上）……………区党史办供稿（28）

王鼎新同志回忆录（节选）

……………冯玉岐供稿（72）

孙倚亭同志传略……………孙晋举（86）

陈毅军长在峰县……………孙晋举（89）

峰西抗日烽火……………斯文丕（107）

民族正气 浩然长存

——一一〇师某营扼守卜村之战

……………司母恩（112）

以劣势装备歼灭敌人坦克摩托化部队的一个范例

——记全歼蒋军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

快逃纵队之战……………董益锡 苑畔岩（115）

峰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年抄本）

……………清·周凤鸣序 王宝田纂（125）

承河揽胜……………王广才（133）

峰县教育概况（下）……………吴庆华（145）

谁谓茶苦 清冽芳馨

——形形色色的峰县茶……………苏爱华(162)

深情酿成乡色酒

——略介我的堂叔台湾著名乡土诗人舒兰

……………戴济勇(165)

《蜀程纪略》诗抄……………峰县·清·张素含

晚行陈仓道中……………(88)

通天台址 马嵬怀古……………(106)

诸葛武侯墓……………(111)

渡洛偶成……………(124)

剑阁吊武侯……………(164)

苏子卿墓……………(170)

我的一生

——张捷三同志回忆录（上）

一、求学匪易

1、入笼鸟

我1894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枣庄市谭家河村。

幼年时期和本村儿童一起玩耍。再大一点，能做轻微的劳动，便跟同龄的孩子一块放驴、割草、拾粪；大人浇园时，我便给改沟子。日子过得甚为愉快。

十岁那年，父亲送我到峄县城东七里店上蒙学。吃住都在我外婆家里。我外祖父虽不识字，却热心供应小辈们读书。他先供应我大姨的儿子刘永寿（少彭）上学（我大姨父去逝早，大姨带着姨兄长期住娘家），紧接着又供应我上学。

教我的先生叫陈清盈，是我大外祖父的儿子。我们一进学屋便不许出门，先生教什么，我们就念什么，光念书歌，不开讲，一点都不懂。念不多长时间就叫背，背错一句就挨手板。我又怕挨打又想家，不知哭了多少回，好象入笼的小鸟，一点也不自由，总觉得上学不如放驴好。外祖父母和大姨母时常以功名富贵鼓励我，让我安心学习，我才勉强坚持读下去。

上完蒙学，正赶上刘少彭由峰县高等小学堂退学回家。我和少彭住在一个屋子里。他一边自学，一边给我讲课。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他给我讲授的五经四书，除《易经》外，其余内容，我均达到会读、会背、会讲。我的旧学知识，都是在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但是由于我天资愚鲁，又兼不愿学习，所以未能很好地接受他的传授。所谓言之谆谆，听之藐藐，旧学知识，掌握得很差。后来他去济南政法学堂上学，我继续自学了一个时期，到十八岁那年，因为要结婚，便回家了。

结婚后，我在本村成立了一处私塾，当了先生，做三间屋的皇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握翻了清朝政府。社会的变革，使我的思想也有所转变。

2、甲等第一

峰城北关，原有一座书院，叫峰阳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废科举，兴新学，书院改为峰县高等小学堂。学堂学监是举人出身的褚子临。辛亥革命后，褚被撤职，换了尤吉三当校长。

民国元年暑假，学堂招收新生。不少在七里店上过私塾的人都愿去报考，我也和他们一块报名应考。结果被录取，于是我就入校学习了。

教员有褚仲英（前清秀才）、高海峰（初中毕业），都是本地人；王枫亭、洪兆杰是滕县人。共有新旧两班学生。我们班同学有田培芹、宋汝夔、尤维新等三十名。多是富家子弟，我算最穷的了。幸有我外祖父供给煎饼，学校管汤水，总算能坚持着上。我们学习的课程

有国文、地理、历史、理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英语、算术、体操等科。我学习很努力，考试时各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三年中每次期考都是甲等第一。因此，老师们很器重我。

我虽然用功安分，却在第二学年第二学期闹了个大乱子。一次，洪兆杰老师批数学卷子，他偏爱一位姓宋的同学，宋在卷子上做错了题，他却给满分，我做对了，倒减了分数。当时我提出质问，他不但不认错，反而蛮不讲理，企图压服我。全班同学都很不平，闹得未上完课他就下班了。见了校长非要求开除我不行。校长不同意，他以辞职相威胁。为了挽回他的面子，校长把我开除回家。后又经人说情，我回校认错，才又继续学习。但洪兆杰仍不甘心，通过封建顽固势力，植告尤吉三校长，结果把校长撤换了。

临别时，尤校长留下一首诗：“深秋低吟爱国歌，腥风满眼泣铜驼。长门结客衣曾典，华父诛奸剑也磨。敢觅良才擎厦宇，全凭碧血壮山河。劝儿莫做金钱梦，坟角灯前泣更多。”当时有老同盟会员梁西关先生和原韵一首：“为送尤君慷慨歌，无劳才是羡铜驼。三年教育风潮急，两地相思砚光磨。肃肃天空寒霜月，滔滔日下摧江河。炭送雪中君子少，花添锦上小人多。”我本不会作诗，当时为感情所动，也胡诌几句：“程门喜听爱国歌，披荆斩棘护铜驼。三年学习期未滿，临别赠言堪琢磨。壮志欲立新世界，宏图誓改旧山河。待得一时风云起，扫尽腥臊正气多。”

我上学期间，还发生过一起县官驱逐学生的事件。

峰县衙门审问地方大绅士，知县已接受贿赂，同学们都去看县长怎样问。知县是张勋的部下，不愿叫学生旁听，呼令江防营的兵驱逐。同学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辫子兵是最恨洋学生的，借此把旁听学生逐回学校。学校提出抗议，后来知县亲自到校向学生赔礼道歉。这是尤校长在任时处理的。

尤吉三校长是日本留学生，老同盟会员。他在学校仅三年时间，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不少。我也是那时经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已发给会员证。反动势力取消同盟会，不少同盟会员逃走了，从此峰县的革命力量逐渐消声匿迹。当时我们是学生，反动势力有意镇压，所以都把会员证烧掉了。我把它带到家里藏起来，小学毕业后还保存在家里。同盟会经孙中山、宋教仁等改组成国民党，同盟会的组织就不存在了。

3、如此侥幸

1915年（民国四年）夏，我高等小学毕业，接着考入省立第二师范。该校系原兖州初级师范迁到曲阜后改称的。学习将近一年，我患了眼疾，请假回家治疗。因逾期来归，被学校除名。

1916年（民国五年）夏，我投考省立第一师范（校址在济南）。该校的前身是山东优级师范，故设备完善，教师优良。

这次招生，投考的学生特别多，共计800多名，录取两班80名，平均十人中取一人。初试结束，筛取400名，去了一半；复试又筛取一半，取200名；第三次考试录取

80名，合两个半取一个。我被录取真是侥幸。

还有一件更侥幸的事，也是发生在报考期间。当我在济南住着，准备应考时，尤民、吴其钊、蒋子明、居正等正在周村搞反袁斗争。当时起义武装中有一个团长叫赵得胜，是峄县旺庄人（此人系土匪头子），他的部下经常住在我赁的房子里。因为赵与宋东甫是同村，谈起话来，他提到我小学时的校长尤吉三和老师李常德，说他二人现在都在周村。他还表示愿意带我们去周村玩。我们几个同学也都想去看看老师。大家共同商议，待我考试完毕后一同去。只是这次考试须经过的环节太多，故迁延时日。到参加第三次考试的草榜公布出来以后，一看，我的名字排到最后。我认为录取的希望反正不太了，坚决不再参加考试，决意和几位同学去周村拜访老师，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但同学们一致劝我考完再去。于是我就找一师附小主任李书卿商议。李说，你考的不坏，录取希望很大。他又去查看考生成绩，说，你的分数被学校搞错了，现已改正过来。他坚持叫我参加考试，我不得已，只得再进考场。这时，赵得胜他们回周村去了。临走时说，再来时一定带我们一同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事变，他们一下车敌人的机枪就对他们开了火。团长赵得胜被打死了。尤超凡（尤民）和尤吉三等偷偷逃回济南商埠。我如不参加考试，一定和他们同去周村，准会遇到危险。

得知老师的下落后，我们到济南商埠旅店去看望他。见到后，尤老师说：“我是幸免。当时我屋里住着三个人，敌人一进门就朝我们开枪，头一枪，打死一

个，第二枪，又打死一个，接着要打我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把拿枪的人抱住了说，‘不要打他，他是教书匠子。’这个学生把我救下来了。”老师说，我衣服上还有溅上去的血呢，真是危险极了。你们如果去了，一定会摊在战场上。他说，在山东，我是没法活动了，我决定去山西，找个工作干着，以后再说。超凡准备南下去上海、广东，你们也不必去找他。

在学习期间，我参加过抵制日货运动和“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出卖山东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青岛，反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在“五四”运动中我被峰县旅省同乡会推选为代表，回县到各学校宣传，动员师生响应省的号召，一致行动，以张声势。

“五四”运动也是文化革命运动。提倡新文化、新礼教；反对旧文化、旧礼教。实行文学改革，改文言文用白话文，并提出推陈出新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新青年》的出版，很受校内青年学生的欢迎。学校里新旧斗争很激烈。保守派的老师认为这个潮流简直象洪水猛兽。斗争的结果，保守派的老师失败了，有的气出病来，辞职不干了。

二、谋生维艰

1、毕业即失业

我在省立一师学习五年，于1921年（民国十年）6月毕业。

毕业前由学校组织去江浙一带参观。到了苏州、无

锡、上海、杭州等地。返回时我征得校长同意后，在临城下车，直接回家，不再返校了。

按当时的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自谋职业，学校不予分配工作。教员是自由职业者，师范毕业可当高小教员，但须自己找接收学校，由学校下聘书方可任教，否则就得赋闲。当时有人说，毕业之期即失业之期，意思是，如果没有有权势的人推荐，工作是难以找到的。还规定师范毕业生须服务二年方可升学。但这个规定也是空文。能升学的，不服务直接升入高级一级学校也没人过问。

我是既无升学资本又无有权势的人推荐，前途是相当的黯淡无光了。幸而我小学时代的语文老师褚仲英先生正担任韩庄镇镇立小学校长，他预约我毕业后到他那里去工作。那时，除了这条路，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了。峰县高等小学，我们刚毕业的穷学生是进不去的。该校被封建地主分子把持着，他们是不聘我这样的人的。不过韩庄小学本学期人员已满，我须得下学期，即暑假后才能供职。

2、助选议员

从参观后回家到暑假后开学的几个月，正是山东省参议会选举第三届省议员的时间。于是我就帮助刘少彭竞选议员。

选举议员要经过初选复选两个步骤。初选在本县举行，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参加复选的代表；复选在兖州举行，由复选代表选举出省参议会的议员。

我先帮助初选，被分配到郭里集选区做监选人。该

选区负责组织选举的人是区长王福堂。他根本没下达关于选举的通知，到期一个选民也没到。只好把选票和候选人的名字一同分配给几个监选人，分头填写，然后投入票箱，选举就算结束，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这样的民选，实则没有人去选。

县初选结束，紧接着去兖州进行复选。当时兖州可热闹了。就我们峯县来说，议员候选人共6人，其中4人可当选。峯县是个三等县，地瘠民贫，可是劣绅比其他县并不少。竞选议员的人，大都拿钱买票，每个票一千多大洋。竞选人租了房子，请了许多亲友前来帮助招待复选代表。按其所好，尽量达到代表的满意：专设小厨房，愿吃什么就做什么，麻将牌打着，妓女搂着，极尽人间丑事。总之，千方百计把代表笼络住，别叫竞选对手抢走。有的为了抢人，打起架来，把衣服都撕破了。除了出高价收买选票，还许下“人情票”，答应如果当选后，一定替投票的代表谋一个美好的差事。刘少彭系律师出身，家中较贫穷，只因帮忙的多，所以才敢竞选。支持他的地方士绅，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的既出钱又出人。我当时在峯、兖两地来回跑，为他筹送费用。他花了不少钱，但和别的议员相比，还算是少的。最后终于当选了。在省里开会选举议长，他得了一亿款子，把竞选用的钱补上了。在竞选活动中，我也算出了点力，他又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的老师，关系总算是够亲密的了，自以为今后干点事，找他当后台是不成问题了。

可是在高兴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不幸，我父亲病

逝了。他才50多岁，正是主持家务劳动生产的主力。我虽已27岁，但是刚毕业，还未干工作，二弟只20出头，家中的事竟完全落在他身上。出完殡，已到秋季开学时间，我就束装去韩庄小学就职去了。

3、韩小一年

韩庄小学校成立不久，有两班高小，一班初小。校长1人，教员4人。待遇数我最高，每月50吊钱，约合15元。其他教员均低于我。我担任高小的英语、算术，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学习很努力，成绩都较好，毕业生中有两名去济南报考师范，都被录取了。

学生中秘密加入国民党的人不少，到国民党公开时，韩庄区党部的人员都是我教过的学生，还有当县党部委员的。其中有一个学生叫刘安琪，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做国防部长。这些人都受我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4、新旧之争

1922年暑假后，我进入峯县高等小学任教。此时，我的姨表兄刘少彭已成为第三届山东省省议会议员。同时当选的还有王惠甫、黄保忱、金绪英。我们自此有了台柱子，于是开始争夺峯县教育事业的领导地位。当时峯县教育有两个重要位置，一是行政上的劝学所，所长麻子元是外县人，他勾结王恒兴变成了走狗；二是县立高等小学，是峯县的最高学府，当时校长是省优级师范史地系毕业生，本地封建势力的代理人王元珍。我们争夺教育阵地，必须争夺这两个单位。先是合法斗争，

组织两股力量，一股控告劝学所长麻子元；另一股控告高小校长王元珍。由省议员刘少彭、王惠甫出头合作。王安插一个劝学所长，刘安插一个高小校长。开火后，劝学所长是外地人，一攻就拿下。他回家，由省委任王镇宸（书斋）当所长。王镇宸就是原先被控告掉的所长，现又借王惠甫的力量恢复了原职，地方上也没有人反对，很顺利地上了台。可是小学的问题就复杂多了，地方封建势力中有一部分人支持王元珍。因此学校内部就有部分学生拥护他。拥护他的学生与反对他的学生形成对抗形势。暗中帮助他的还有新选在省议员黄保忱。控告他的人虽然力量很足，干劲很大，要求县长马上撤除他的职务，另委新校长接替，但县长迟迟不予批准。后来找人调处，由王自动辞职，再委任新校长。这样相持不下。我们积极进攻，县长不得已，撤换王元珍委任宋东甫为校长。

校内学生一部分批留王校长，拒绝宋校长；一部分反对王校长，要其即刻离校，欢迎宋校长。旗鼓相当。最后是王校长离校，宋校长接收上台。但暗中斗争仍来停息。社会上的旧势力和学生结合起来，反对宋校长。支持宋校长的力量由于更加有力，绝不退让。学校内的学生也互相殴打，风潮越来越大。结果搬出老将与全县的士绅对敌。在黉学明伦堂开大会，刘少彭单身独骑与地方反动势力争论。结果形成武斗，造成殴打省议员刘少彭之大案。省议会也出面干预。县长把全县士绅控告为刑事犯。县长一张传票把所有参与殴打议员的士绅都传到县府过堂。最后县长请了一位最有威望的中间人褚仲

英出来调停，所有的士绅赔情道歉，维持学生安心学习。局面表面上平静下来，一场风波结束。我们虽然胜利了，可是仇怨结下。自此分成两个派别，明争暗斗继续不断。我们在峰县做教育工作即是斗争，你胜我败，我胜你败，相持多年，直到北伐时才停止下来。以后仍是斗争形势，不过方式方法变了。我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自然也在斗争的旋涡里不得逃出圈外。

5、祸不单行

风潮过后，宋校长入校接管工作。峰县高等小学表面上虽平静下来，可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和地方上的旧势力结合，伺机闹事。我为了息事宁人，稳固校长的地位，首先向部分学生让步——邀约一位教员一同自动辞职。因为这位教员是学生反对的重点，他一走，学生再想闹事就没有借口了。可是这位教员出于特殊原因坚决不自动辞职，校长也不敢辞退他。

我辞职后去济南找工作。实际上工作是不好找的。刘少彭竞选时欠下的人情账太多，很多人住在他寓所里，等候找差事。有个叫王又平的，天天缠住他不放。刘给他在厅里安排一个小职务，他挂上号不上班，还要再给他找地方兼职。我一看没有指望，决定自己摔倒自己爬。有位在师范时的同学，荐我去铁道小学代音乐，可是音乐课我不会教，干了几天，自己也很苦闷。适巧有两位同学去宁阳东庆小学教书，其中有一位和我同班六年，同住一个宿舍也有五年，感情至密，我便让他到峰县来，我去宁阳王庄小学教书。

收豆子的时候，忽接电报，说家中遭匪抢劫。回家一看，母亲和三弟均被土匪杀害。家中老少及亲戚皆失声痛哭。我一见此情，顿足垂胸，痛不欲生。经过亲邻劝说，才止住哭，询问经过情况，方知祖母尚被土匪绑架未回。我只得忍着悲痛，一面将母、弟安葬，一面找人去山里说情，赎回祖母。面件事办完，家中产业去一大半，因此心灰意冷。但因一家老小须我主持生活，不能再到外地去找工作，于是又上峰县高等小学当教员。

亲戚朋友看到我生活困难，也只有口头安慰几句，至于经济上的帮助，竟无一个仗义疏财的。好话听尽，不见分文，我方感到世态炎凉。即使亲自登门接借，也大都以无钱相推托。有一家至亲，是个地主，我去求助，只借给20吊钱，这还算是最有力的帮助呢。

三、学界风云

1、应敷差事

1923年，县劝学所改组为县教育局，所长改为局长，局内职员按新规定改编。其中有县视学一名，由局长保荐合格人员（合格标准中有一条是师范本科毕业，服务二年以上者）呈报省厅加委。我那时正合格，就托刘少彭和局长谈谈。局长很同意。于是我就辞去县业小学教员职务到峰县教育局工作了。

局内组织：局长1人，视学员1人，其他职员2人，服务员1人，共5人。局长王镇成又名王君务、王书斋。我任县视学，主要任务是到全县各校视察情形，指